

# 鬼穴

「英」斯蒂芬·巴克斯特

Leonaries 译

venom 图

02年雨果奖最佳短篇提名





突然之间，飞行器开往侧面，然后奔腾而去，一直等到薄雾散去，我才敢舒口气。

一开始，这次突袭看起来并没有给我们造成什么损失。我们还在继续向卫星表面降落，下面的景象也从一个深红色的地球逐渐变成了一片陆地。

就在这时，我的显示器上出现了波普悲伤的面容，她是载我们到这里来的航空代理，正在齿槽兽母舰里值班。屏幕上的图像支离破碎，声音也断断续续：……的级别……银鬼……真空能调节……导致……

小飞艇发出一阵警报。

“瑞达，搭把手。”拉什正在和控制台搏斗，“左引擎的感应器没信号了。”

实际情况比那更糟。透过水晶船体，我看到一团气流夹带着左引擎和部分船体，翻着跟头消失在了我们身后。

我尽力控制着船体。因为丧失了一半的动力，小飞艇的反应变得十分迟钝。

那时候我并没有害怕，而是抬头望着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大桥，它就像一条横贯天际的曲线，与它相比，我们的求生挣扎显得是那么的微不足道。有时候，人们不相信眼见为实的东西。我猜，这也是一种求生的本能吧。

警报又响了。

“右引擎也脱落了。”拉什坐

回来，拳头抵在软屏上，很绅士地表示着他的挫败感。

飞艇开始坠落，受到的空气阻力也越来越大。高热摩擦产生的粉白色等离子体聚集在飞艇四周，遮住了星星和陆地。

伴随着一阵尖啸声，我的增压服忽然膨胀了起来，我低下头，看到飞船的船体上破了个洞，一道贯穿了船壳的裂痕正在从洞口扩展；我魂不守舍地盯着那道裂缝，灰蒙蒙的空气不断地从我脚面上扫过。

拉什转过身，“听着，孩子。我们还是有可能活下去的。毕竟这艘飞艇的设计理念就是要尽可能使我们存活。坠落在这么大的星球上所受到的冲击她应该还经受得住。”

“可是这船就要完蛋了。”

拉什的笑容充满了野性，“让我们一起祈祷那条缝儿裂的慢一些吧。”

远处的地平线逐渐变得平直。天空也变成了红褐色。飞艇的船头直对着下面的岩石和陨石坑。

我保持着最后一点理智和控制力，冲进驾驶座蜷缩了起来。

小飞艇腹部着地。

桔红色的尘土满天飞扬，飞艇前端也给撞歪了。惯性防护系统失效，我被从驾驶座上给扔了出去，缓冲泡沫瞬时充满了周围的空间。

我被困在了泡沫中，什么都看不见，什么也感觉不到。

然后泡沫迅速地爆炸、蒸发，

鬼穴

将我扔在了铁锈色的灰土中。

……不断地下沉，就像这样，  
在澄褐色的光芒中无声地下沉，被  
包裹在灰土与残骸中。

我挥手拨开眼前的尘土。土壤中还有一些白色的东西：布满裂痕的碎片、残骸。还有、骨头？

拉什靠在那儿，看着漫天的灰尘，大笑着，“多棒的旅程啊。老天，太不一般了！”他挥了挥手，几块骨头正漂浮在他的四周，在这低重力的环境中缓慢地下落。

在我小时候，银鬼们的巡航舰经常驶过人类扩张区中人口稀少的地区。因为猎人与银鬼间的混战，母亲将我送到了用刀子和鱼叉武装起来的托儿所里。小心背后，她总是这么说，好像我随时可能被杀掉一样。动动脑子，总有解决的办法。那时候我才五六岁。

我的人生就是这么开始的。

拉什是那一代人中最受人尊敬的猎手。这次他和我一起捕猎。

在拥挤的人马座旋臂中，有个行星系曾处于银鬼世界的中心。但是第三次大扩张正好经过了这里，一大批的人类殖民地一直扩展到银河系的深处。直到几十年前，还存在着一些在大扩张中幸存下来的银鬼藏身处；快速向前推进的先头部队留下了大片未经探索的空间。我的母亲是个猎人，她加入了随后的探索行动。她参加的最后一次行动，

是洗劫一个叫做雪球的行星，她没能活着从那里回来。

但是那些藏身处现在都已经被清理完了。最后幸存的银鬼都住在他们的老巢，就像我和拉什现在被困的这个星系。

我本以为我会是第一个来到这里的人，但是拉什也上了同一班齿槽兽母舰。这让我惊慌了半天。尽管后来我也同意了拉什的建议，我们应该同心协力、利益均分，但我并不准备做他的手下。

即使在现在这种一团糟的情况下也不行。

我们把自己挖了出来。

健康监测系统失灵了，于是我们检查了彼此的健康状况——四肢、视力、身体协调性。随后，我们又测试了一下随身装备。增压服是轻便贴身型的，背囊中的海藻完好无损。通讯系统还在继续工作，整件增压服都散发出着浅蓝色的生物冷光。

我在沙土中来回走动，检查着船体的残骸。小飞艇完全解体，牺牲了她最后的完整性来保住我们的性命，实现了她的设计理念。飞艇解体的太厉害了，根本没有什么可抢救的物资。我们所剩的就是身上的这件增压服，除此之外一无所有。

拉什观察着我。他那圆睁的眼珠就像两颗镶在头上的钢球；在他眨眼的时候你几乎都能听到变速马

达的声音。“增压服还能工作，你好像并不意外？在这儿——你也没想到这个问题。”

我回头看了一眼，根本不想搭理他。

他从飞艇的废墟中挖出一把武器；看上去像是一把喷射器。“这里可是鬼穴。”他随手一折，喷射器就像干树叶一样碎成了几块，“这种情况时有发生。鬼穴是时空扭曲的洞穴，在这里没有什么常理，物理化学的基本原理都靠不住。但是银鬼会操纵时空的扭曲，以便生命能在这里存活下去，包括我们，也包括背囊里的那些微生物。明白了？我们对其中的原理知之甚少。甚至连他们怎么区分什么是生命什么不是都搞不清楚。这里的一切都是银鬼设计的——记住这点。”

这些我当然都清楚，“拉什，你说的都是废话。”

他笑了，露出了一板陶瓷牙，“当然都是废话啦。几千年的沙场经验所总结出的废话。”他一副财大气粗、掌控全局、经验丰富又傲慢自大的样子；轻而易举地就占了我的上风，“波普也许能看到我们。但她联系不上我们，也到不了这里。”他深吸一口气，就好像在闻空气中的气味一样，“现在怎么办，瑞达？”

只有一个明显的地方可去，“上桥。”

“那可有一百公里远呢。”

他说，“我们可选的交通方式有限——”

“那就走过去。”

他耸耸肩，扔下喷射器的残骸。没有什么好带的，这堆飞艇残骸也没什么用了。拉什头也不回地就出发了。

我跟在后面，我宁可看着拉什的后背也不愿欣赏周围的风景。

没过多久，增压服的下半身就被染成了橘红色，好像我们自己也正在变成由骨头和灰尘组成的生物。

这颗卫星很小，不足以产生地质运动。它的表面很古老，覆盖着风化而成的沙土，山峰与陨石坑也快要被磨平了。铁氧化物让这里的陆地与空气都呈现出一片深红色。地平线上，龙卷风正在平静地转动。

一路上没有看到动物。我在泥土上发现了小型的洞穴与土墩，可能是某种昆虫建造的。大块的石头上覆盖着类似于苔藓的植物。周围没有会动的东西，除了我们俩和沙土。甚至太阳看上去也是静止的：这儿的“一天”就是卫星绕巨型星一周的时间，大概有十个标准日那么长。

那座桥横亘在这一切之上，它从地平线上缓缓升起，看上去做工粗糙——好像还没完工——但是随着它的上升，桥体变成了一条细线，穿过云层，使得天空看上去有了三维纵深感。



然后在石头上猛地一敲，骨头断了，露出了锋利的棱角。

我一边走一边复习着基础训练流程。

银鬼最有价值的就是它的皮——它能够反射一切热量，应用广泛。现如今银鬼十分稀少，银鬼皮更成了一件奢侈品。人们将小方块或小三角的银鬼皮做成符咒和工艺品出售：毕竟，银鬼是一个在它们的太阳死亡后仍然幸存下来的种族，这总是能带来一点好运气。

总之，你要是用冷兵器攻击银鬼，就应该从体轴处将兵器插入它的体内，因为体轴附近的皮薄一些，也不会造成不必要的疤痕。银鬼不拉屎，所以你得帮它开个屁眼。我妈常常这样说。然后你就只需要跟着它的血迹和排泄物，直到它死亡，整个过程大概得一两天。

拉什研究着我，“你有，嗯，二十，二十一岁了？还没有孩子？”

“除非我能为他们买得起联盟的公民身份。”

他点点头，“就像海莉对你一样。我知道她对你的期望。看到她的愿望实现真好。她死的时候你一定很难过。我猜你后来去当委员会干部了，是吗？”

“我不会和你谈论我母亲，拉什。”

“如你所愿。不过现在你可得保持头脑清醒了，小瑞达。也许你还得节约点能量。前面路还长呢。”

我继续磨制我的骨质长矛，尽量不去理他。

我们得穿着增压服睡觉，我在沙地上挖了个浅坑。因为受不了深红色的光芒，我只能睡在浅坑的阴影里。

我在自己的体臭中醒了过来。

头盔上吸嘴里的循环水一股尿味儿，增压服上也有了几处磨损。着陆时造成的几处撞伤也在隐隐作痛。太阳还挂在那儿，根本看不出有移动。

这是件奇怪的事。直到第二天“天”的早上，我才开始认真考虑死在这里的可能性。我猜我快要被狩猎以及和拉什的矛盾给弄疯了。也可能我就是缺乏想象力。总之，我的肾上腺素分泌高峰早就过去了；现在的我麻木、无力，一副被打败了的样子。

漫漫长日，我们继续前进。

我们来到了像是一个镇子的地方。除了一些地基，几个塌掉的地窖和几段埃墙外，这里几乎什么都没有。我似乎看到了一些规律，早期的房子都是大理石建筑，后来的则是用本地砂岩、或者是大理石的碎块建造的。

所有这一切都已经成为了废墟。

拉什的增压服又脏又旧，他正在一堆战舰形的碎石前游荡。

我蹲在地上，嚼着一块葡萄糖片。



鬼穴

拉什叫道，“你看，这有些奇怪。我原以为这是个堡垒，或者是个类似于教堂的东西。但是不论怎么看，这都像是什么东西坠毁在这儿的。”

“没人会用砖头造飞船。”

“嗯，能让这么大、这么难看的東西飛上天的技術肯定已經失傳了。不過很显然這裡曾經有過一個很發達的文明。過來的時候可以看到，這片廢墟很大，其中還有一些像是人工故意造成的彈坑。這整個世界都是戰場，看上去這場仗最早還是用行星際武器打的，隨後是飛行的石頭城堡、最後是火器和大棒……”

他大笑着，头盔在一阵阵地震动，“两个卫星上肯定都有生命。某两颗卫星上都产生了生命，可能源于巨行星的潮汐引力。然后就是进化了，两颗星球以陨石风交换着孢子，进化出了两个即平行又交叉的世界……”

他不停地说，我一点兴趣也没有。我是来这儿猎鬼的，不是来考古的。

我坐在那儿休息，直到他起身带路，将那片废墟留在了身后。

又过了一“夜”，在沙坑中半睡半醒。然后是无边无际的平原上的一“天”。

那座该死的桥看上去还是那么远。在我们经过的一些地方，沙子都凝结成了玻璃渣；走过的时候脚

被扎得生疼。

除了聊天外我们无事可做。

绝大多数时候都是拉什在吹牛，“要知道，我一直奇怪为什么委员会对我们这些猎手那么好心。现有体制下，你根本就别想变老或者变富。种族决定一切。被人操纵利用的感觉会很不舒服。但不论怎么说，那件事都是一项荣誉。”

原来拉什也参加了雪球星上的银鬼大屠杀。

“雪球实际上是人们发现的第一颗银鬼行星。银鬼数量锐减后，委员会签发了保护令——什么保护文化多样性之类的废话——不过他们从来就没打算认真执行这项政策。

“保护令生效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在行星轨道上了。我们绕着鬼穴转了一大圈，头顶上还有巡逻队的飞船。我们根本没管巡逻队，直接就杀了进去，任意开火，最后在中心回合。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清点银鬼的尸首。

“从那以后，事情就变成了这样：只要发现鬼穴，猎人们就蜂拥而至。你出生的太晚了，瑞达。”

“经历过那些之后你干嘛还要继续干这行？干嘛要冒生命危险跑到这种地方？就为了最后的几小片银鬼皮？”

“总有一天，世界上会只剩下一只银鬼。我一定要见证他被放倒的那个时刻。要知道，一千多年前的时候，扭曲时空中的鬼穴可是人



类心中不能抹去的一个梦魇。那些鬼穴就像烽火台，像一道横贯银河的长城。何其的雄伟啊！……现在我们则为了皮毛而猎杀银鬼。”

“谁在乎？银鬼也是食肉动物。”

“他们是共生体。”拉什柔声说，“你太相信委员会的宣传了。”

我们边走边聊，走过了一片像是灰蒙蒙桌面一样的地区。

拉什拖着沉重的脚步，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的走着。他看上去坚定、自信，好像还有充足的物资储备。

我决心不表现出自己日渐积累的软弱，只是拿着那把骨质长矛继续前进。

第三“天”的傍晚，我们终于到达了桥下。

拉什呼吸沉重，大口的吸着水。

“雄伟啊！”他说，“他们建造了一座通向天堂的砖塔，这些疯子……”

我筋疲力尽，浑身肮脏，一点也不理解这些生物。大概不到一百步远的地方，粗糙的泥砖堆砌了起来，一步步地升上了天空。

我走近观察。

塔底有一处崩坏，我从那里爬了进去。塔里是空心的，增压服那低照度的生物冷光灯亮了起来。

我抬头仰视，一条隧道在我的头顶上竖直升起。石墙边的碎石中发出了点点的金属反光。

我清理开碎石，一个半人高的立方体露了出来。立方体上只有一个红色按钮。我按下按钮，立方体便魔术般的升了起来，底部发出玫瑰色的闪光，就像银鬼的飞行器一样，我避开了冲击波。当我松开按钮，立方体又掉了下来。

很明显，这是一架起重板。

墙里还埋着另一架，更远处还有一架，再远的地方还有。

“现在我们知道他们是怎样让城堡飞起来的了。”拉什说，“我们也知道这座桥是怎么建造的了。”他站在我的身后，增压服上散发着绿光。他用拇指在霉化变软的砖上划出了一条小沟，里面露出的东西闪烁着古铜色的光芒，“不是金属。”他说，“也不像西利建材。”

“也许这才是这座桥本来的样子。”

“嗯。两颗卫星间不可能稳定到能架设一座砖桥；任何一点潮汐力偏差都能将砖桥撕碎。里面肯定有更先进的东西——也许两颗卫星的轨道也被调节过……砖桥只不过是个掩饰，肯定是当地居民在调停之后才加盖的。”

“什么调停？”

他叹了口气，“想想吧，孩子。理解一下你所看到的事物。想象一下两颗卫星间的持久战争——”

“为什么要打仗？”

“这无关紧要。也许就是因为它们是两个相邻的世界，要看谁更



过来。年轻的优势。

但是很快，拉什就从墙里拉出了另一块起重板，在黑暗中追了上来。

我的起重板不断地加速，不时撞上砂纸般粗糙的墙面，。拉什散发着绿光紧随其后。

我们就这样不断地上升，就像两个竞速冲上天堂的死人。

大桥在行星尺度上是弯曲的，不过在我看来，这就是一条笔直上升的隧道。我能看到的就只有周围砖墙上闪烁的生物冷光，随着我不断加速，飞逝而过抛在身后。

拉什想通过心理战打败我。

“想想吧，瑞达。”他声音温柔，“他们带着泥砖来到这儿，这个工程一定持续了好几代人的时间。多么的壮观！他们放弃了一切——荒废了农场，将生物圈破坏殆尽……你知道吗？两边的生物一定是一起开工的。最后，战争变成了他们的世界中最重要的事。比生命还重要，比种族的延续更重要。”

“疯子。”我低声说。

“啊，我们也曾经建造巨型工程，以早已被忘却的神的名义，发动过大规模战争，我们又有什么区别？我们的银河系大扩张又怎么说？这难道不是一场宏伟而荒唐的运动？一个疯狂的关于宇宙命运的幻想？你觉得我们和谁更像？好战者？还是和平捍卫者？”

我筋疲力尽，紧紧地抱住急速上升的立方体。

他那油滑的腔调不断地出现在我耳边。

“你永远也达不到海莉的期望，小瑞达。你明白这一点，不是吗？不需要觉得自己失败了。因为你根本就不可能成功……你妈死的时候我就在旁边。”

“闭嘴，拉什。”

“我见证了她的死亡——”

“闭嘴！”

他安静地等待着。

我知道他正等着我，但我还是忍不住说，“告诉我。”

“她是背部中枪。”

“谁干的？”

“这不重要……她死于狩猎中，正在追逐着她的猎物。她的死没有什么不名誉的地方。说不定这正是她所期望的死法呢。我们就是一帮贼，你看，我们这些猎手都是。不用为此伤心。”

“我没觉得伤心。”

“那是当然啦……”

他的冷光靠得更近了。

我闭上眼，海莉在这种情况下会怎么做？

动动脑子。总有解决的办法。

我松开了按在按钮上的手指。起重板晃动着停了下来。“做个了结吧。”我喘息着。

现在他不说话了，他的每一个字都已达到目的。他离得更近了，

